

新千年日记

思想之旅

邓伟志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千年日记：

思想之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伟志 著

XINQIANNIAN RIJI

新世纪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千年日记:思想之旅 / 邓伟志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

ISBN 7-5617-2470-5

I. 思... II. 邓...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914 号

新千年日记:思想之旅

著 者 邓伟志

责任编辑 周 洁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62571961

传真 021-62860410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3500

书 号 ISBN 7-5617-2470-5 / I · 247

定 价 15.5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XINQIANNIAN RIJI

1999.01.01 - 1999.12.31

自

序

邓
伟
志

出版日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把自己的“时鲜货”活脱脱地献给大家，把自己这个在世界上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而又五脏俱全的普通“麻雀”交给读者解剖。这是奉献，可喜的奉献！

忧的是，人家是死了才出日记，听不见活人的议论；我是活着就出日记，怎能避开各种议论？日记嘛，是给自己看的，总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必须直来直去说真话，不用磨平，不用磨光。不磨光，这就难免伤人。再说，日记属个人隐私，把个人隐私公之于世也是很难为情的。我是鼓了鼓勇气才厚着脸皮拿出来的。还有，我是一个随遇而安、随遇而“思”的人。走到哪里，思到哪里；思到哪里，记到哪里。日记里的这些当天思、当天记的议论，无不有二重性，甚至还有瞬时性，自然谈不上成熟。把不成熟的东西交出去，按过去的逻辑，等于授人以柄。不过我想，现在抓柄的人少了，不至于怎么样。即使受人一柄或几柄，只要没打得脑浆崩裂，也未必是坏事。我读过一些日记之类的出版物，发现里头也有不当之处，也有人出来指谬，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在交稿时，我也发现我这日记有不

XINQIANNIAN RIJI 新千年日记：

1999.01.01 - 1999.12.31

是编之旅

少毛病,确有值得加工的地方,但是,又怕加工之后,会失真,怕日记不像日记,便没大动,于是就一股脑儿端出来付梓。我以为,日记不像日记,是日记之大忌。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不用说,日记也得革新。过去,我一直是在笔记簿上记日记的,如今有了笔记电脑,便把日记写在电脑里。于是便有了把当天写成的带有思想记录性质的小文章“粘贴”在日记簿里的条件,前后几秒钟就完成了。这,也许是我这本日记不同于我从前日记的地方。

在2000年,我两度出国讲学,前后两个多月。第一次回国后,我跟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讲了一次西游记,题为《东拉西扯》。拉东方的事,扯西方的问题;拉西方的事,扯东方的问题。夏天,我又到中国西北部的宁夏、内蒙跑了一趟。我在讲东西联动、东西联手时,也是东拉西扯,东部拉一点,西部扯一块。即使不是去西部、西方的日记,有的也有东拉西扯的味道。此外,我还觉得,日记有别于严肃的学术著作,来点“东拉西扯”,可能会轻松些。因此,我曾考虑以《东拉西扯》为书名。但是又因为我这日记是出版社“系列”日记之一种,应该有统一性,便改用《思想之旅》为书名了。

2000年12月1日

于上海天纵书阁

新千年日记: XINQIANNIAN RILI

思想之旅

XINQIANNIAN RIJI

新千年日记

目

录

- 1 自序
- 1 在上海(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6日)
- 14 在南京(2000年1月16日—
2000年1月17日)
- 15 在上海(2000年1月17日—
2000年1月26日)
- 25 在北京(2000年1月26日—
2000年1月28日)
- 26 在上海(2000年1月28日—
2000年2月26日)
- 44 在北京(2000年2月26日—
2000年3月12日)
- 50 在上海(2000年3月12日—
2000年3月16日)
- 52 在德国(2000年3月16日—
2000年3月20日)
- 56 在奥地利(2000年3月20日—
2000年3月24日)
- 60 在意大利(2000年3月24日—
2000年4月8日)
- 71 在瑞典(2000年4月8日—

XINQIANNIAN RIJI 新千年日记:

是超之旅

XINQIANNIAN RIJI

SIXIANGONG XIAOJIAN

目

录

- 2000 年 4 月 12 日)
- 74 在丹麦(2000 年 4 月 12 日)
- 75 在挪威(2000 年 4 月 13 日—
2000 年 4 月 13 日)
- 77 在瑞典(2000 年 4 月 14 日—
2000 年 4 月 16 日)
- 80 在德国(2000 年 4 月 17 日—
2000 年 4 月 22 日)
- 82 在希腊(2000 年 4 月 22 日—
2000 年 4 月 30 日)
- 87 在德国(2000 年 5 月 1 日—
2000 年 5 月 18 日)
- 96 在上海(2000 年 5 月 19 日—
2000 年 5 月 29 日)
- 98 在湖南(2000 年 5 月 29 日—
2000 年 6 月 3 日)
- 100 在上海(2000 年 6 月 3 日—
2000 年 6 月 20 日)
- 112 在北京(2000 年 6 月 20 日—
2000 年 6 月 24 日)
- 116 在上海(2000 年 6 月 24 日—
2000 年 7 月 19 日)

新千年日记: XINQIANNIAN RIJI

是梦之旅

XINQIANNIAN RILI

新千年日记

目 录

- 140 在宁夏(2000年7月19日—
2000年7月26日)
- 146 在上海(2000年7月26日—
2000年8月15日)
- 163 在四川(2000年8月15日—
2000年8月23日)
- 168 在三峡(2000年8月23日—
2000年8月25日)
- 170 在上海(2000年8月26日—
2000年9月5日)
- 180 在香港(2000年9月5日—
2000年9月12日)
- 183 在澳门(2000年9月12日—
2000年9月14日)
- 185 在上海(2000年9月15日—
2000年9月21日)
- 189 在南京(2000年9月21日—
2000年9月24日)
- 191 在上海(2000年9月24日—
2000年10月5日)
- 203 在宁波(2000年10月5日—
2000年10月7日)

XINQIANNIAN RILI 新千年日记:

2000年7月19日—2000年10月7日

夏晓之编

XINQIANNIAN RIJI

SIXIANGONG XIAOPI



录

- 205 在上海(2000年10月7日—
2000年10月11日)
- 209 在爱尔兰(2000年10月11日—
2000年10月16日)
- 213 在北京(2000年10月16日—
2000年10月18日)
- 214 在上海(2000年10月18日—
2000年11月10日)
- 236 在南京(2000年11月10日—
2000年11月11日)
- 238 在上海(2000年11月11日—
2000年11月16日)
- 243 在北京(2000年11月16日—
2000年11月17日)
- 255 在上海(2000年11月18日—
2000年11月26日)
- 266 在杭州(2000年11月27日—
2000年11月27日)
- 269 在上海(2000年11月28日—
2000年12月1日)
- 273 在郑州(2000年12月2日—
2000年12月4日)

新千年日记: XINQIANNIAN RIJI

是翅之旅

XINQIANNIAN RIJI

新千年日记

目

录

- 275 在上海(2000年12月5日—
2000年12月7日)
- 277 在北京(2000年12月7日—
2000年12月13日)
- 284 在上海(2000年12月13日—
2000年12月23日)

XINQIANNIAN RIJI 新千年日记:

2000年12月

思想之旅

XINQIANNIAN RIJI

SIXIANG YU ZHILU

在 上 海

2000 年元旦 星期六 晴 上海

昨夜四家人家一起住到奉贤。今晨 5:00 起床, 6:00 驱车到海边, 6:53 日初出, 6:56 日全出。7:00 离开海边。看到了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 分外高兴, 浮想联翩。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将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看。新千年的第一缕社会曙光、经济曙光又将是什么样子的? 我更想看。8:50 回到家, 静安分局的领导已等在家中了, 送来了特大花篮。他们是新千年第一批客人。下午《社会》杂志张先生来要我签名。他是代别人索字的。今天收到了许多新报纸, 美不胜收。

2000 年元月 2 日 星期日 阴 上海

从早到晚都在琢磨写《曙光》, 可杂事多, 电话多, 静不下心来。下午又去了三家亲戚, 看望长者。晚上耀萍来电, 说《新民晚报》上有篇文章引了我讲生理、心理的一句话, 问我认识作者否, 我说不认识。晚上郑重来电, 说宿县请我们宿县地区人回去。今晚我正好有点不适, 便没答应。

XINQIANNIAN RIJI 新千年日记:

2000.1.1-2000.12.31

思维之旅

2000年元月3日 星期日 阴 上海

许嘉璐同志上午来电话,要我们研究民主监督。今日出版的《新民周刊》,我等四人在上面亮了相。从四篇小传上看得出,风格各异。晚上,我把今天见缝插针写出的《看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之后》,传给《上海滩》。

2000年元月4日 星期一 晴 上海

上午,又把《看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之后》一文改了一遍,再次传给《上海滩》。顺手粘贴于后:

看了新千年第一缕曙光之后

人总是喜欢阳光的。喜欢阳光的更希望早点见到曙光。何况又是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呢!2000年1月1日凌晨我与几位亲朋来到了东海之滨的上海五四农场。32年前,五四农场二连是我们华东局机关五七干校的所在地。这里离芦潮港很近,“文革”中,我们每天都在芦潮港旁劳动。我爱芦潮港,我爱在芦潮港看潮起潮落。如今芦潮港“潮起”,可我不想到芦潮港赶浪头,不想听那里的锣鼓喧天,只想与少数亲朋静下心来观日出。我需要思考。在送走老千年,迎来新千年的时候,千年风云涌心头,我需要冷静地思考。我不打算把所想的立即写成什么文字。

不料,翌日的张张报纸上布满了第一缕曙光的照片。标题、画面精彩纷呈。多家报纸让没有头像、没有人为加工痕迹的风景照登头版,实为多年罕有。有的在头版上发了一张日出照,有的发两张,有的发5张《第一缕曙光》。2000年的第一缕曙光,自然,天然,舒然,昂然。我不禁感慨地说:如果365天都这样“自然”该多好啊!

理论研究的积习提醒我根据报纸的报道,查对一下各地日出的时间。第一个结论是:郊区比市区早。上海东方明珠为7:01;

新千年日记: XINQIANNIAN RIJI

思维之旅

吴淞为 6:53; 芦潮港为 6:53(奇怪! 在芦潮港附近的我见到日出的时间为 6:54)。第二个结论是: 沿海比内地早。南沙群岛最早, 为 6:26; 被媒体称为“中国大陆最早见到第一缕曙光”的是浙江温岭的石塘, 为 6:46(又曰: 6:48); 深圳的大鹏半岛为 6:57; 而陕西的黄陵县则为 7:26; 新疆的霍尔果斯是我国新千年最晚见到阳光的地方, 他们上午 10:00 多天亮。如果放眼世界, 又会得出第三个结论: 中国居中, 不是最先, 不为最后。如位于东经 180°, 即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几十英里的新西兰北岛的吉斯博(《人民日报》2000 年 1 月 1 日第 10 版把“博”误为“伯”)恩市, 比中国早了差不多 7 小时。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上的基里巴斯岛, 太阳冉冉升起的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 5:42。相当于北京时间 31 日 23 时 42 分。可以说, 比中国提早了一天。当然, 比中国迟的也有几十个国家。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几十英里的南太平洋的岛国萨摩亚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告别 1999 年最后落日的地方, 日出比中国迟 17 个小时。

日出有先后, 然而阳光总是普照的。即便是半年不见阳光的地方, 也有半年日不落的时候。自然观与社会观应当是统一的。既然“环球同此凉热”, 就应该东西联动, 开发西部。日出早的拉动日出晚的。既然“环球同此凉热”, 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露出曙光, 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全球化还会远吗? 听说有几位自称毛泽东思想大旗举得最高的先生不赞成“全球化”一说。殊不知人类的发展历来有趋同之势。毛泽东在谈公有化时, 还提到终有一天会实现“洲有制”、“球有制”呐! 再早, 还有人主张“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哩! 不用说, “同”中自然也会有“异”, 不过这“异”是更高层次的“异”。有更高层次的“异”, 也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同”。“新同”之中有“新异”; 新异之后又会有更新的同。“同”与“异”的互动, 推动着地球的自转与公转, 推动着世界的一体与多样。

人啊!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生活在太阳系里的人啊! 我们共有一个太阳。

文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下午学习,我利用坐在下头学习这段时间,在学习文件的背面,写了批法轮功的怂恿者的文章《外因》草稿。一举两得:报告听了,文章写了,两不误。晚上,我把江苏教育社要我草拟的编书方案传给南京。

2000年元月5日 星期三 多云 上海

上午在家修改《找一找法轮功的外因》。午前把文章传到北京。经办人有点怕,我说没关系,不能责怪年轻人怕。症结是:为什么怕?也该找一找年轻人怕说真话的外因。下午学校开博士点申报会。庄校长说,我年过60,不打头了。我欣然同意。他还担心我不同意,其实我早说过不牵头了。我很想辞去所有职务,种种原因辞不掉。书面辞职报告都打了,也辞不掉。

找一找法轮功的外因

在公开审判法轮功头目的当天,我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第二天报纸如实做了报道。可惜的是删去了我估计会删去而不希望删去的话,令我遗憾之至。我想有必要把这句话写出来,并加以发挥。

是怎样一句话呢?我当时对记者说:“……审判也是对那些支持和怂恿法轮功的大人物的一场严肃教育。”这句话,我是有感而发的。想想看:

——小小的李洪志在短短五年中,就拉出了200万人的“队伍”(其实不止此数)。没有大人物掺和,办得到吗?

——从根本上说,法轮功是非法组织,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换个角度看:各地的法轮功是不是都没有挂靠单位呢?不是嘛!那么,法轮功是怎么挂上去的?又是靠谁挂上去的呢?总得给百姓一个交代啊!

——我读过十几本法轮功的书。正文的字号比“文革”中的

新千年日记: XINQIANNIAN RILI

是超之旅

“大字本”还大；正文的纸张比常见书的封面纸张还厚，还好；袖珍本的印刷质量可以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相媲美。请问：管书号的哪里去了？庞大的领着津贴的查书评报组织干什么去了？一些著文批判“宽松、宽容”的人，对理论界老专家、老领导的书稿横挑鼻子竖挑眼，怎么反而对法轮功那样宽松、宽容呢？

——在法轮功纠集一帮人冲击中南海的时候，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呢？我们的嗅觉哪里去了？触觉哪里去了？是不是也会有人知情不报呢？

——一些正直的新闻单位在公安部、民政部发出通告前，便自觉地组织过对法轮功的批判。试问：批判者的下场如何？原告是怎样变成被告的？批判者怎么会沦落为被批判的？是非混淆到这般地步，这大概不完全是法轮功他们那一方能干得出来的吧！

——再想想看：在批判和处理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央的一些举措，咱批判法轮功的人还不知道，甚至于在省、地、县还没听到传达时，法轮功的头目已了如指掌。假如没有内线，没有人通风报信，办得到吗？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都是有联系的。法轮功的产生和扩大，决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孤立的。法轮功的产生自有其气候和土壤。我们一直讲：要把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组织严密、网络密布的法轮功，总不能算“萌芽状态”吧！它是怎样成“气候”的？它的土壤在哪里？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闹腾了20年的耳朵认字、遥视透视等等伪科学是法轮功反科学的土壤。伪科学是迷信的孪生兄弟。法轮功的伪科学有好多是从它之前的伪科学那里抄袭来的。只反法轮功的伪科学，不反它所沿袭的、比它影响更大的伪科学，岂不是留下后患吗？

揭露和批判法轮功的工作，远不能划上句号。可是，在揭示法轮功的内因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触及一下法轮功的外因；在剖析法轮功主观因素的同时，也应该找一找法轮功形成的客观因素，这

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常识。要知道,它们的“外因”,它们的“客观因素”,就是我们自己呀!在对法轮功批了一阵以后,我们已有足够的条件来反躬自问,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要自我反省!

200多万人信邪不信正。不用说,我们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批评他们不该信邪。可是,我们总也该问一问:他们为什么不信“正”?我们的“正”为什么压不了他们那个邪?——当然,从全局上说,正一直在压邪——我们的“正”是如何在一些地方失去他们信仰的?失掉人心是很可怕的,哪怕是失去一小部分人的信任也是很可惜的,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番,甚至研究几番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亟待回答。回答得好,有益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回答得好,有助于防止类似法轮功的事件重演。反之,如果不把这些教训总结出来,不用讲铲除法轮功的土壤,就是对当前法轮功问题的解决,也会增加难度。众所周知,半年多来,法轮功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弹。原因何在?除了邪教的本质决定了必然会有反弹以外,是不是与法轮功头目的有恃无恐有关?支持和怂恿法轮功的大人物都还在台上神气活现,台下的法轮功会那样老老实实吗?

再说,在审判了法轮功头目以后,再不乘胜追击,再不迅速查处有头有脸的支持者和怂恿者,也是欠公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即使有些支持者和怂恿者够不上绳之以法,用纪律律他一律,无论如何都是应该的吧!

别忘了,中国是最讲究斩草除根的。

2000年元月6日 星期四 雨 上海

上午改文章。想起古人“为求一字稳,捻断几根须”的诗句,为修改文稿中的一个字,打长途给北京。午前,文新集团丁法章与沙、周、张、我等四人聚,签约。大家轮流主持。我在北京开的“三家村”还在办,这里又开了个“四家店”。午前去《新民周刊》签约。说第一期上发了四人小传以后,反响不错。下午去行知学校给各

新千年日记: XINQIANNIAN RILI

思维之旅

中学的教师讲创新。行知学校要题词。我写道：“行知结合，不断创新。”《少年报》访我，我谈的也是创新。宝山要留我吃饭，我没去，事太多。今天拿到《创新，我可以》一书，上面发了我的序，也是谈创新。不创新，怎么行呢？老是抱住僵化的东西当宝贝，当新东西，社会如何前进？今天又收到《近代史研究》。王印焕先生在文章中引了我的一段文字。谢谢了！晚上，《青年报》来电话，要我写“新世纪预测”。我只花了不到一小时便写了出来。这是我都积在喉咙口多年的话。写了“十大预测”，准确性如何？留后人评价。对今年是不是新世纪都还有争议，对我那“十大预测”怎么会没有争议呢？能兑现一半，我也满足了。

2000年1月7日 星期五 晴 上海

上午看病。下午理近八年的文章。晚上里弄干部来，要我通过社区网络买书。今天的《解放日报》发了《赛》文。

2000年1月8日 星期六 雨 上海

全天继续整理近八年的文章，吃力！中午同系里几位老教师碰头。今天收到《检察风云》，发了我的短文《关注“城市病”》。

关注“城市病”

在城市化的道路上纵然会遇到困难和曲折，可是城市化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既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新的一年里，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将会迈得更大。

可是，事物无不有二重性。有城市文明，就必有城市文明的负面、反面、对立面。这负面、反面、对立面，就是城市病。

城市的社会结构复杂，阶层多样，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群体意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坏在“不同”出矛盾，“不同”起冲

XINJIANIAN RILI 新千年日记：

2000.1.1-2000.12.31

主题之旅